

所有的颜色都处于黄和蓝这两极之间。

省长夫人之死

相应地把颜色区分为两类

一类是阳性或积极的颜色，

即黄、红黄——它们呈现出

一种积极的、活跃的和奋争的姿态。

另一类是阴性的或消极的颜色，

即蓝、红蓝——它们适合于

马 铭 著

一种不安的柔和的和向往的情调。



省长夫人之死

马
铭
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李永刚

责任编辑：诸葛静

省长夫人之死

马 铭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1/32 11印张 2插页 207千字

1989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,500册 定价5.15元

谨将此作献给我们充满艰辛，又充满快乐的生活，和那些创造着未来的人们。

作者

第一章

汽车在暗绿色的小门外停住了。

不知省委宿舍大院为什么要开这么多门。东南西北各一道大门，小门就更多了。穆樵风至今也没有弄清到底有几个。

而且每道门都有岗哨。

现在，一天中最炎热的那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，阴影把日晒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。但真巧，恰好有一束很顽强的光，不偏不倚地射在哨兵的脸上，勾勒出一副很完整的、忠于职守的形象。

省长穆樵风弯腰钻出汽车，活动了一下躬酸了的四肢，然后向司机摆了摆手，便进了小门儿。在汽车开去的一瞬间，他又看到了司机那不解的目光。那眼神好象在说：林子大了，什么鸟儿都有！

他淡淡一笑，把卫兵往阴影处推了推，便迈开结实有力的步子向前走去。

自从他搬进这个大院，并且成为众人瞩目的大人物以来，用那种眼光看他的何止司机一人。好象他是个天外来

客，又好像他和省长这个沉甸甸的头衔有哪里不相称似的。以至于连他自己都时常自问：省长应该是什么样？

其实，有些事情完全是人为地搞复杂了。很简单，从这个小门进来，走上不到五十步，就可以到达属于自己居住的小院儿了，何必绕个大圈子，招摇过市般地驶入大门。再七折八拐地兜风呢，非那样才能表明一个人的存在么？可偏偏有不少人热衷于此道。

他步子迈得很规矩。每三步刚好两米，如果有人拿皮尺丈量一下，会惊讶的。但是，没有人知道，这步伐中还有着更深的内涵。比如冷静、沉着、深思熟虑……是的，这是从外表看不到的。

四十七步，他站住了，小独院的大铁门威严地横在面前。这门也是绿色的。搬进来之前，老政委亲自派人油漆过，这使得他的小院与邻近的几个院门比较起来，十分触眼。他曾劝老政委免去这道工序，不料老政委却发火了：“你怕什么！新时期、新班子、新局面嘛！”不知道这火儿是对谁发的。

院门有一丈阔，中间还有一道小门。小门上开着一指一指宽的投递口，右手上方是门铃，但是这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多余的。省长的信函从来不往这里投，女儿穆岚的那些玩艺儿又一律寄到大学，父女二人没请保姆，警卫员也让他打发走了。他不愿意让个活蹦乱跳的小伙子，一到晚上就窝在这个绿门里。为此，老政委又说话了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按规格办事。噢，你高尚，那我们呢？”

又复杂化了，小院、警卫……

没有必要解释，这种场合越解释越乱。现在，他很会应付这种情况，就象那些借铁球锻炼手指的老头一样，玩得转的。要放在三十年前……算了，还提三十年前干嘛！真照三十年前那么行事，还会有今天吗？

人的知识是积累起来的，生活教会了人许多。栽过一个跟头的人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傻蛋们再栽第二个、第三个，这种人除了给别人以警告外，一点儿用处也没有。

五四年，他穆樵风伙同一批满肚子墨水的青年人，凭着一腔发展工业的雄心，整整用了一年的时间，勘察、设计、反复修改，制定了一套兴建全省第一个水泥厂的大胆而周密的建设方案。只要省里面点头，这事就算干起来了。不料，当时身为省长的老政委周子度一看方案，马上拉长了脸，把他足足打量了好几分钟。

“先搁在我这儿。”他说：“我要严肃地提醒你一句，少和那些舞文弄墨的家伙们来往，脚跟要站在工农大众这一边。”

“可我是工业局长，这水泥……”

“嗨，口气不小！工业局长，那我呢？”

后来，准确地说，不到一个月，他就被周子度打发到苏联考察去了。一年以后，周子度不露声色地把他安排到了南方大学，当校长。从此，他便和工业绝缘了。他发现，生活并不象他想象得那么单纯，在权力面前，人只是一块面团，只要被有势力的手轻轻一捏，你就不是原来的你了。他不久便察觉出来，自己做工业局长时的那个设想，碰痛了老政委

的勃勃雄心——他也在准备搞水泥呢。穆樵风真不敢想，那个可敬可畏的老政委还有着这么一颗小媳妇的心肠，不可思议。

但是，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，干教育吧！只要不再被权力捏成别的什么形状。

这一跤把他摔醒了。

三十年来，除了“靠边站”那些日子，老政委始终雄心未泯。什么事都要露一手，什么事也干不利索。三中全会以后，改革风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个狂潮，他老人家立刻行动起来。去年的这个时候，穆樵风作为听众，在省委大会议厅聆听了老政委的改革动员报告；但不久，在另一次报告上，他们的位置倒了个个儿——老政委成了听众。中央的任命是出人意料的，竟把他摆在了周子度之上，几朝元老只落得个副省长。

权力有了，随之而来的又将是什么呢？

穆樵风如何在这台大戏中唱好主角呢？

糟！钥匙忘在办公室了。

当他的手指在衣袋里认真地搜查了一遍，证实了自己的确疏忽了这个虽不很重要，却挺麻烦的事时，那对浓密的眉毛恼怒地耸动了一下。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——这是古训。

你还是不行啊！他骂了自己一句。同时看到了斜对面那小院门外的柳大个儿。一米九几的大个子，正在原地起跳，伸手揪院墙里伸出来的树叶子。人无聊到这个份上，也够

可怜的。那树叶少说也有三米之高，也就是说，小伙子的触摸高度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。柳大个是个河南兵，入伍近两年了，一直是老政委的警卫员。不知老政委为什么要挑这么高的卫兵。听说军区体工队准备把他弄去打篮球，不料老政委闻听，就好象见了贼似的警惕起来。其实，他并没有把大个子看得比家里任何一件东西重要。结果，挺好的一块材料，就这么窝囊着。

如果人们都能象对待自己一样去对待别人就好了。

“大个儿，过来一下！”穆樵风向他扬扬手。

真浑，怎么会把钥匙忘掉呢？

原计划下午两点半在“南大”参加英培新和项守志的竞选答辩会。这是教育部门的意见。自从自己离开了“南大”，学校行政第一把手的位子一直空着，他不只一次同周子度交换意见，希望从“南大”本身产生校长人选，对方没有提出反对意思，态度却总是不冷不热，使得他和教育部门的同志都不好迈步。最后不得已，他只好暗示性地让教育厅史厅长“看着办”，“有权处理的问题不必事事上报”。至于是否采用竞选答辩的形式他不想表态，怎么好怎么办。

权力下放嘛。

两点钟左右，周子度打来了电话，说有那么一群“老家伙”准备来省政府闹事，让他“准备准备”。什么事周子度没说，他也不想问。凭直觉，他认定这事是老政委一手操纵的。自从上任以来，周子度已多次在不同场合使用过他那名义上削弱了，而实际仍然存在着的权威。这是没有办法的事，中

国人吃这一套。

他让肖秘书去“南大”说明一下情况，便径直来到了省府小会议室。既然来的是“老家伙”，规格就不能太低了。

大概钥匙就在取茶叶筒的时候忘在办公室了。

你有些发慌，老兄。他毫不隐讳地承认，这一小小的疏忽反映了自己当时的紧张情绪。和那些“老家伙”相比，无论是年龄还是资历，自己都是个嫩货，这是老天爷的安排，谁也没有本事改变它。可你，穆樵风，毕竟也是五十几的人啦，怕什么呢？

早年间，周子度对他总是习惯以“小鬼”相称，甚至在他当了大学校长以后，也时不时地冒出几句。对此，他不介意。战争年代，这称呼饱含着亲昵与钟爱。相比之下，倒是现在的称呼使他恼火。几乎是一夜之间，一切都顺理成章地改变了，办公室，办公桌，电话号码，呈批文件的顺序……总之，法定属于周子度的那一切都落到了他头上。于是，省府大楼的走廊里便时时回响起“穆省长、穆省长”的呼叫，那是周子度充满愤怒与不满的声音，酸味十足，并且凉乎乎的。有一次，他甚至在公文的抬头处用大红铅笔写下“省长大人批”一类的字样。

能上不能下，干部制度的这一严重弊病，穆樵风算是真正领教到了。

“老家伙”们来得很齐，一看便知道是有组织、有计划、有部署的。气氛也造得很足，象是参加某一重大战役的作战会议。穆樵风忽然想笑。他悲哀地想：这些老总们呀！

他发觉自己的紧张感竟奇迹般地消失了。

会议足足开了三个钟头。一多半的时间里，穆樵风只是静静地当听众，不急于表态。他要把每个人的心理都摸清楚，以便寻找最有说服力的理由一举获胜。他知道，这一刻最忌讳在细节上纠缠，既费唾沫又扯不清楚，说不定还会吵起来——那正是周子度所希望的。

“老总”们的意见提得很尖锐、范围也挺广，什么用车问题呀、看文件问题呀、离休后的文化生活问题呀……总而言之，穆樵风很快就听出来了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“老干部活动中心”停建了，而且正是他上任后停建的。

他把目光停在周子度脸上，想看看对方有什么反映。不错，停建的决定是自己签的，但追根究底，主要责任还是在周子度身上。这几年，新兴的旅游业发展极快，随着大批旅游者的到来，高档次的饭店和宾馆开始兴建。穆樵风明白，

“无烟工业”对于本省的财政收入影响极大，他支持多建些宾馆，尤其是四星级的。这就使得建材紧张的现象更明显了，尤其是水泥。与此同时，拨给中小学修建校舍的建材用量也占了一定比例，他坚持这些项目不能下马，否则，改善知识分子待遇，尊重知识，尊重人才都将成为空话。另外，也是最主要的，省里的两项重点工程经多次告急，他不能不考虑，对中央，他不能打一丝一毫的折扣。相反，省政府关于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的会议上，周子度是最强硬的反对派，他无疑可以找到许多理由说明他抓的那些项目不能下马，致使会议开得很紧张。上任之初，穆樵风有心扫一扫“文山会海”的

坏风气，可是遇到这种关键的会，不把问题扯清楚是不行的，于是只好奉陪。最终还是没拿出一致方案，周子度摔了把子，声称“你是一省之长，大主意由你拿”！结果，穆樵风在一批停建项目的文件上签了字，其中包括“老干部活动中心”。周子度把球踢给了他，他总不能不管。

现在，周子度又弄来这么一帮“老总”大发其难，目的显然不仅仅是个“老干部活动中心”。他甚至想，假如周子度仍旧坐着第一把交椅，局面将是什么样子。

“肖秘书，去把窗户打开。”他说。

不大的会议室已经充满了烟雾。“老总”们大概说累了，嘴上叼起了烟。下一个节目该他演了。周子度坐在对面的沙发里，用烟雾遮住了所有的表情。穆樵风知道，他现在比任何人都急切地等着自己的表态，这个人的脾气他是知道的，急性子。

宣布任命后，第一个站起来表态的就是他：“我举双手拥护中央的决定，干部年轻化嘛，势在必行……”，那一刻，穆樵风听出的恰恰是相反的意思，而随之降临的一个个较量完全印证了他的判断。

他知道，权力二字，无论是它的内涵还是它的外延，都是深而广的；它之于社会有巨大的创造力和摧毁力，他之于个人，又是某种价值论的象征，尤其是在君权思想十分顽固的中国，愈发表现得突出。失去它的人一方面拼命要夺回它，另一方面又对得到它的人……怎么说呢？穆樵风不想在他与周子度之间的关系上使用太刺激的字眼儿——尽管他词

汇十分丰富。

就拿眼下来说吧，这群“老总”们可以大摇大摆地打上门来，扰乱他的行动计划，为他们的“活动中心”而咆哮公堂，别人行吗？权力呀！尽管已经失去了，它的幽灵依然在徘徊。

似乎在短短的几秒钟里，穆樵风冒出一个不算宏伟的念头：建一座第一流的“少年儿童活动中心！”既然是一省之长，我就要用用这个权力。他想。

“老政委，”穆樵风分寸适度地把话头让给了周子度，“你说两句吧。”

他听见周子度咳嗽了两声。

肖秘书走去推开了窗户，随着一股热乎乎的风，卷进一片秋蝉的聒噪。从窗口看出去，梧桐的枝丫间镶着一块块蓝得可爱的晴空，纯洁、透明……穆樵风真替这些老头子们难受：大自然那么好，何苦跑到这儿来找罪。这么一把年纪了，一点儿也想不开！

当然，人家不这么认为。

周子度喝了口水，随即把球踢了回来：“你说，大伙今天跑来，就是想听听你的最高指示。”

开口就不是味儿。

没有必要周旋了，快刀斩乱麻比温火炖肉在这一刻更有实效。在“老总”们轮流轰炸的时候，穆樵风选准了他的最佳突破口。

“这样吧，各位谈的情况不但应该解决，而且必须解

决。我现在就可以答复大家，‘老干部活动中心’马上就可以复工。根据已完成的部分，我大概计算了一下，如果不出什么意外，三个月内完全可以交付使用。至于活动设施，可以在活动开展起来以后逐步增置和完善。现在，比较头疼的是水泥紧缺，假如各位都能想想办法，搞上几百吨水泥，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。”

说这话时，他没有去看周子度，反正要害问题已经点明了，周子度心里最有数，建材工业分工归他抓。自己是抓全盘的，完全可以管管建材部门的事情，但是此刻把周子度推到前台，既是对他的尊敬，也是对他施加些压力，一箭双雕。

果然，周子度沉不住气了，他把茶杯往桌子上一砸，嚷道：“说得轻巧，几百吨？没有路子，几百斤都弄不到！”

穆樵风笑道：“老政委，别的我不知道，在座的各位有多少老关系我还是清楚的，一人一把也能拿出这个数儿。”

“老总”们分明承认此说，纷纷笑了。人不在位，所谓老关系也变成了一种安慰。

“有什么好笑的！”周子度把嗓门提得更高，“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！即使弄到水泥，也没有平价的，加上运费和损耗，造价少说也要翻上一倍！”

“这好办，必要时可以追加预算。”穆樵风平静地说，“筹建‘老干部活动中心’是中央的意思，多花点也是应该的。”

“好你个穆樵风！”周子度火冒三丈，“黑脸红脸全让你唱了。当初在停建决定上签字的是你，现在说好话的也是你，

我们都成了白吃干饭的啦！”

这话很有煽动性，“老总”们齐刷刷地把目光停留在穆樵风身上。说实话，对这位新省长多数人还是满意的，那果敢干脆的精神，那雷厉风行的作风，确是前任所不能比的，短短的十个月，他处理了不少积压几年十几年的老大难问题，把工作理出了头绪，领上了正轨，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，不承认也得承认。可周子度的话也表达了不少人的感觉，这位新省长很难捉摸，似乎浑身都是心眼儿，很不好抓住他的破绽。现在，副省长把话说到了这个地步，人们顿时来了气。可是，谁也不想首先附合，他们还看看新省长的态度。

静了一阵。秋蝉的声音愈加响亮。

“肖秘书，给大伙儿添点水。”穆樵风的语音是平静的，丝毫没有拉来说的意思，点到为止，这是大家风度。

周子度也觉得自己的话有些过火，往沙发背上一倒，不再吭气。

穆樵风转着手里的保温杯说：“事情明摆着，压缩基本建设项目是中央的精神，而且非常符合我们省的情况。僧多粥少，建材工业跟不上，要解决问题，首先需要在这里开刀。”

“说得好。”周子度猛地坐直了身子，“我也正想说这个话，可是……”

他看了看那些“老总”们，收住了话头。

老头子们看出了他的意思，纷纷站起来，打着哈哈往外走，并提醒穆樵风，三个月以后要开展活动，等着“中心”

用。穆樵风心里沉甸甸的，脸上还得保持着笑容。

送出门，两个人回到了会议室。坐定之后，周子度先发制人地说话了：“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咱们也用不着兜圈子了，水泥厂是我抓的，内情我最清楚，论设备、论技术都是第一流的，但是原料来源，运输能力是薄弱环节，修铁路不是一日之功，而原料……懂么？原料，这是叫了多少年的问题了，谁也没办法。干脆，这个摊子我也玩儿腻了，你想抓你就拿走。说不定我明天就打离休报告。”

摔把子啦。穆樵风暗想。他知道周子度不是那种见好就收的人，离休？党委找他谈过好多次话了，离了么？连点儿意思也没有。至于说水泥厂，那是他的心头肉，插根针都难，更别说不管了，这都是逗小孩儿的话。等人家把脚朝前一迈，他这儿马上就放红灯。否则就不是周子度了。至此，穆樵风已经感觉到了头顶上的沉重压力。他不想多说，结论应该在事物的结尾，而不是开始。究竟怎么解决，最好的办法是找水泥厂的同志研究一下，这一步是一定要走的，不管压力多大。

“这样吧，老政委，水泥厂的事咱们调查以后再议，那几百吨你总该给我吧？再不把‘活动中心’弄起来，老头子们非得把我吃喽。”

周子度显然觉得自己占了上风，把眼前的杯子朝前一推，说道：“我说过了，你看着办。你要想作好人，何必拉上我。不过有言在先，擦屁股的事我可不干。”

庸俗！穆樵风心里冒起一股无名火。

“哎，对啦，”周子度好象突然想起了什么，“听说教育部门有点动静，想解决南大的新班子问题，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。”

这么说，他是听到消息了，穆樵风心想。他觉得没必要隐瞒什么。

“听说了，今天下午英培新和项守志搞竞选答辩，为下一步学校行政一把手作准备。”

“嗯。”周子度没再说话，眉心拧成个黑疙瘩。

“首长！”大个子跑了过来，“您找我有事？”

“事儿不大。”穆樵风蹲下身子，“来，你踩在我肩膀上，翻进去！”

天呀！大个子吓得一哆嗦。把省长踩在脚下！他承认，穆省长真够结实，凭那两条肌肉发达的腿和运动员似的双肩，把他送上去一点儿问题也没有。可是，这成何体统，这不是犯上吗！

“来呀，正好没人！”穆樵风向左右瞧瞧。

“那不成！”大个子摇着头，后退了几步，仔细地察看了一下墙头，然后满有把握地说，“您看我的！”

说着，他原地跳了跳，一个助跑，“蹭”地上了墙头，接着“咚”地一声——进去了。

利索！

大个子从里面把门弄开，两个人相对大笑起来。穆樵风在大个子发达的胸肌上捶了两拳：“好样的，真棒！”